

《佛說十善業道經講記》節要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經本四十八頁，我們從經文：

【汝當於此正見不動。勿復墮在斷常見中。於諸福田歡喜敬養。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養。】

我們今天晚上從這段經文看起，我們先看節要第一條：

「一、汝當於此，是龍王當於此。而龍王是我們大家的代表，是我們對於這件事情，要做到正見不動。正見是正確的見解，決定不可為邪思邪見所動搖。」

我們看到這一條，這段經文主要提醒我們要有正見。學佛，見擺在第一個，八正道第一個就是正見。這個見是見解，我們一般講你的看法、你的觀點、你所認知的，這個都屬於見，這個見就很多。現在一個人一個看法，一個人一個見解。這個見解上有正確、有不正確的，正確的就叫正見，不正確的就是邪見。邪見很多，所謂邪知邪見，他的認知偏差、偏邪了，他的見解偏差，邪就偏差、不對了。這個見是引導我們修行的，也就是這個見它是在主導，我們人的行為就跟著這個見在行動、在做。所以八正道第一個就正見，如果沒有第一個正見，後面那個統統不正，後面那七個也統統是邪的，因此正見是最重要。

正見當中又有分層次，同樣是正見，層次也不一樣，這個我們要了解。佛講的經都是正見，在正見當中有圓滿跟不圓滿，有方便、有真實說的，這個當中也很多層級，都屬於正見。此地講這個正

見，是比較針對性的。這裡經文一開頭就講『汝當於此』，佛是對著娑竭羅龍王講的，也是對我們大家講的。「汝當於此」是龍王應當於此，這個龍王也就是我們大家的代表，佛對一個當機者講，也就是對大家講。對一個代表來講，「是我們對於這件事情，要做到正見不動」，就是正見不能受到動搖，絕不可被這些邪知邪見所動搖。這一點在我們現前這個社會是特別困難。現在這個社會，佛在《楞嚴經》，三千年前就講，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，邪知邪見的這些邪師太多，好像恆河的沙那樣，那麼多。這個問題就很嚴重，我們學佛如果碰到邪知邪見的這些人，無論是在家人、出家人，我們如果跟著他學，我們肯定就被他誤導，走入歧途，這一生不可能會有成就。

現在在這個社會上這些事情非常多，而且這些邪知邪見的，信眾特別多，影響力特別大，很多人都去護持他，他就有勢力，也因此影響很多人誤入歧途，因為看到那麼多人去學、去親近他。沒有辦法辨別是非善惡、真妄邪正的人，看到人那麼多都去學、都去親近，肯定也會受影響。大家那麼多人去學，肯定一定很好，一般剛剛初學的人對佛法還不認識，很容易受影響。這個也是現前非常多、也非常普遍的，我們看得很多。這些方面，現在也都不能講，現代整個世界就是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。有時候你在外面也沒辦法去講這個事情，你一講，肯定得罪人，他的信眾多、徒眾多，恐怕你就麻煩了。所以這個也很難，只能佛度有緣人。有善根福德因緣的人，他能夠去辨別哪些是邪、哪些是正，聽了這個正知正見的善知識講，他能夠理解、他能認識，知道這個是正確的；一些邪知邪見的邪師講的，知道那是錯的，他有這個善根能夠去辨別。善根缺少的人，他就不能辨別，他不認識。善知識他不認識，甚至把善知識當作惡知識、把惡知識當作善知識，顛倒了，這個現在大有人

在。在末法，我們總是依法不依人。

佛在滅度之前交代阿難尊者，後世末法佛弟子學習佛法要依四依法，你就不會走錯路。第一個就「依法不依人」，法就是經典，這個經典講的為標準。凡是皈依三寶的佛弟子，佛在世，有問題我們請問佛，佛為我們解答；佛不在世，就是要依佛當年在世講的經典，流傳到現在的經典，這個不管什麼人講，在家人、出家人，他有地位、沒地位，他的名望很高，他得到幾個諾貝爾獎，如果他講的跟經典不相應，你都不能聽他的。也不能說那個法師很有名、信眾很多，如果他講的經典找不到依據，我們也不能聽他的，所以要依法不依人。所以三皈依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佛不在世，以法為中心，法就是經典。經典，我們也要找清朝以前的，就是從清朝以前的這些《大藏經》，以前的經典都有經過國家、皇帝、當代的高僧大德嚴格的審核，正確的經典才能入藏。現代人編的藏經，那我們就不知道了，那個沒有經過當代祖師大德的審核，如果加進去一些新的東西，恐怕那個靠不住。所以我們選擇，還是以古代《藏經》的版本依據，這個比較可靠。這個依法不依人。

第二個就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，同樣是正見，佛講的都是正確的，但是層次不一樣，有了義的、有不了義的，有方便說的、有真實說的，你遇到有牴觸的時候，要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。就是說，你要捨棄那個比較低的佛法，要依高的為準。如果有牴觸的時候，要有這樣的取捨，這個就是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。不能用不了義去反對那個了義，這個就不對了。第三「依義不依語」，義就是意思對了，言語文字不一樣沒關係，意思沒錯就可以，你用什麼文字、用怎麼樣的講法來表達都可以。第四「依智不依識」，智就是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，要有智慧。智慧，根本的智慧就是般若智慧，這個是依智。像《金剛經》講的就是般若智慧，要依智，不能依我們凡夫

的一些看法，這些感情用事的，這個就不對。依智不依識，識就是八識，八識是妄心，智是真心，要依真心。這個是四依法，所以我們依四依法來修學，才不會走錯路。我們聽聽善知識，聽這個法師講、聽那個法師講，也要以這個為一個對照、一個標準，也不能亂聽。

我個人學佛，還算是很幸運，雖然學了幾十年，談不上成就，一事無成，總是我們知道一個方向，沒有走錯方向，就是依止善知識。所以早年聽老法師講一些開示，大概二、三年後就有因緣遇到我們淨老和尚講《楞嚴》。那個時候講《楞嚴》，我記得在五十四年前台北市龍江街蓮友念佛團，那個念佛團現在還在，那邊請我們老和尚講《楞嚴》，我去聽的時候講一半了，我記得剛好講到五十種陰魔。這個因緣也一直聽到現在，我一直不敢去隨便亂聽，因為自己沒有能力去分辨，往往自己會造成很大的困擾。所以我們老和尚過去也常常提出這個問題。這個親近善知識的原則，我們也很難聽到，如果不是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常常講、公開的講，實在講，很多人也不懂，真的是大慈大悲。但是講出來就會得罪人，肯定要得罪人的。但是不講，大家不懂，真是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。所以冒著得罪人的苦，這個也是代眾生苦，就遭到人家的攻擊、毀謗、侮辱，什麼都來了，什麼話都有了，這也是必然的，必然要去承受的。

所以他老人家在世常講，他就引用方東美教授這個例子。他十歲離開家鄉，跟著他父親（軍人）到福建建甌那邊讀小學。但是在家鄉他有讀過私塾，可能讀了幾年，大概六、七歲父母帶他去讀私塾。後來他父親當軍人，他十歲就跟著父親離開家鄉到福建建甌，到那邊去讀書。後來八年抗戰，那時候讀初中，南京一中，周邦道先生是當時他們的校長，後來到台灣來也是當國大代表。那個時候

他們當流亡學生，跟著校長、跟著老師從南京跑到大後方，跑到貴州銅仁去逃難。後來抗戰勝利，又接著國共內戰，家庭的經濟又不好，又遇到戰亂，後來也就沒有繼續升學，他是讀到初中。但是他喜歡讀書，所以二十六歲到台灣來，他也很想再學習。他對哲學很有興趣，所以當時他就打聽了一些教授，聽聽哪一些教授講的合他的口味。後來聽了之後，台大方東美教授合他的口味，也是他們同鄉，桐城派的，很有學問。來想跟他學哲學，他恭恭敬敬寫了一封書信給方教授。方教授就找他去。他就表明他的心意，就是希望去學校聽教授講課，當旁聽生，希望方教授能夠答應他的要求，他想學哲學。結果方教授給他講，不同意他到學校去旁聽。當時他聽到這個，當然大失所望。後來過了幾分鐘之後，方教授就跟他講，就問他，你的學歷讀到什麼，什麼畢業的？我們老和尚講，他是初中畢業。他說我看你寫的信不像是初中的，那個大學生都寫不出來。他說的確我是只有讀到初中，因為家庭窮，又遇到戰爭，也就失學了，到台灣來，很想再學習，希望方教授能夠接受他去旁聽。

方教授不同意他到學校去，他就很失望。後來停了一下，方教授看他學習態度很誠懇，就給他講，他說這樣好了，如果你真要跟我學哲學，你不要到學校來，你就到我家來，每一個星期天早上九點到十一點，到我家的客廳，一對一給你授課。他是很特別的，一個台大教授跟他一對一上課。可見得我們老和尚當時是很恭敬，感動了方教授，特別單獨給他上課。後來才給他說明，為什麼不同意他到學校去聽課？方教授就跟他講，你到學校學不到東西，會耽誤你的時間。你到學校你肯定會認識很多教授，不是只有我一個，很多。每一個教授他講的一套都有道理，每個教授講的都不一樣，你接觸多了、聽多了，到最後你無所適從，你到底聽哪一個？你就沒有頭緒，沒有一個系統，你就亂了。所以方教授也是慈悲，就是

真的要教他，才會跟他講這個。他才明白，不然他剛開始也莫名其妙，為什麼不同意他到學校去？後來方教授又跟他講，現在的學校，老師不像老師、學生不像學生。這是七十年前的話，七十年前當時台灣大學，方教授已經說老師不像老師、學生不像學生了。我們想一想，七十年前比我們現在那個學校不曉得好多少！那個時候方教授的標準，都已經學生不像學生、老師不像老師了，現在你就可想而知了。

前天我去台中逢甲大學，李教授辦一個「台灣諺語趣談」，請了台中市政府的陳參事去講，他系裡面的學生，他找他們去聽課。真的，現在學生沒有那種學習的態度了，上面講演在講，下面在講話。七十年前都老師不像老師、學生不像學生，現在就更不像了，現在就更離譜了。現在的學生還可以選擇老師的，還可以批判的，那老師要怎麼教？所以我們老和尚也講，現在學生他要的就那一張文憑，其次就應付考試，老師為了一個薪水，各取所需，變成一個商業的交易，沒有師道的存在了。中國傳統這種師道在現在這個時代沒有了，現在這個時代只能說是一個技術的傳授。我們淨老和尚過去，把現在的大學他的定位就是高級科技傳習所，就是高級科學技術傳授學習的一個場所。現在大學，實質上的性質是這樣，跟中國傳統的大學是不一樣的，那個性質完全是不一樣，沒有師道，師生之道這些沒有了。所以方老師不允許他去學校聽課，七十年前他都不讓他去，那個時候都已經不行了，那現在就更不行。

有一次我們老和尚到澳洲，澳大利亞，大學也請他去演講。以前在台灣，中國文化大學也請他去講過課。現在的大學生，大概聽課耐心十五分鐘，聽十五分鐘之後東張西望、心不在焉，你講的他一句也沒聽進去。所以後來大學再請我們老和尚去講，他都不去了，因為他去幫不上忙，對那些學生沒有幫助。因為學生對老師不恭

敬，他學不到東西。不是老師希望他恭敬，是因為尊師重道他才學得到東西，才能吸收到東西。這不是老師愛人家恭敬，不是，不是這個意思，就是說你重視你的道業、學業。所以去，浪費時間，彼此浪費時間，那何必！學生現在頭腦已經一團像漿糊一樣，邪知邪見滿腦子，他說我再去給他增加一點，那不是增加他的負擔嗎？所以去是慈悲，不去也是慈悲，不忍心再加給學生一些負擔，對他沒幫助。所以現在整個世界都是邪知邪見在主導，正知正見聽不進去，所謂聽騙不聽勸，現在人就這樣。所以現在世界愈來愈亂，災難愈來愈多，就是這個原因。我們學了佛，要遇到一個善知識也不容易，遇到，能夠認識，這是要有善根，善知識他不會去標榜他自己。像我們老和尚他講經說法，大家聽了，有的人聽得進去，有的人聽不進去掉頭就走，甚至還毀謗、還罵，這各人的善根福德因緣不一樣，這個就不能勉強。總是有緣的人他就聽得懂、聽得明白，他就能接受，他就不會誤入歧途。所以我們遇到淨老和尚這一系列的佛法，這個是正見，正見不動。

學了佛，親近方老師學哲學，從西方哲學、講到東方哲學、講到印度哲學，最後講佛經哲學。佛經哲學，特別講華嚴哲學。過了半年，一個清朝時候的蒙古親王介紹他認識章嘉大師，那時候是總統府資政。章嘉大師，章嘉呼圖克圖，也是很難得的密宗大德，在清朝時代就是封國師，到民國是總統府的資政。很多人批評他是政治和尚，我們老和尚去親近章嘉大師，有人講那是政治和尚。但是真的我們師父他是有慧眼，他有這個善根，第一個遇到方老師；學了佛，第一個遇到章嘉大師，教他三年，教他修布施，那個也是正知正見的大德，真正的密宗大德，不給他講那些奇奇怪怪的、講神通，沒有，就很務實的教他學布施、教他持戒，學了三年。

後來又有人家介紹去台中慈光圖書館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

居士也有條件的，他要跟李老師學經教，李老師開出三個條件。你要跟我學可以，第一個條件，你過去學的，不管你跟誰學的，統統要放下，統統不算，從今天起就是重新開始跟我學習，第一個條件。第二個條件，無論出家法師、在家大德到台中來講經說法，你都不能聽，都不能去聽，第二個。第三個，你要看什麼書，要先經過我同意，我不同意你不能看。當時他一聽，覺得老師有一點跋扈，好像這個世間只有你最行，其他的都不行。這個也是不了解李老師的用意，就跟方老師一樣。後來李老師跟他講，他說這三個條件你答應，我收你；你不答應，你來旁聽，你學多少算多少，我不負責任的。你答應了，我就要負責任了。後來想一想，他還是答應了。答應了之後，老師就跟他講，我給你開的這三個條件有時間性的，不是沒有時間性的，時間是五年，你要遵守五年，你來這裡跟我學，遵守五年。他說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，五年後，他說你要跟印光大師學，印光大師不在了，《文鈔》在。所以他教他五年。

他遵守了半年，覺得心比較清淨，不然以前看了很多、很雜，心不清淨，現在就很單純，心比較清淨，智慧就增長了。知道這個好處，他感受這個好處，他自己自動加五年，一共遵守十年。老師只有要求五年，後面五年是他自己主動、自動加的，一共十年。所以我們老和尚常講，他在台中，他說要求這三個條件的只有對他一個，其他同學也沒有開這個條件。為什麼不開？因為老師會觀機，知道你可能接受，他才跟你講；看看你不可能接受這個，就不會跟你講，講了也沒有用，講了你不遵守，那有什麼用？或者陽奉陰違，說好好好，到時候又不遵守，那也沒有用。所以這個也是因緣。因此我們老和尚的學習，就是三個善知識，三個善知識都是一家之言，一門深入。到你自己有悟處了，你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惡、真妄邪正，他就開放了，你可以去接觸了，什麼人都可以聽了，因為你



有能力去分辨，你不會受影響，你可以多了解一些。這個對講經弘法也需要，了解當前的各種情況，這樣講經才能契理契機。所以開出這個條件。

我們師父對我們沒有要求，沒有這個要求，他沒有像李老師硬性規定，約法三章。但是他常常講，可以說我聽他講這個話，聽幾十年，聽五十四年了，大概每一年都會聽個幾次，這個印象就很深刻。他沒有硬性給我們規定，他常常講就是表示這個很重要。所以我是遵守五十四年了，不是十年。過去大陸剛開放，認識黃念祖老居士，他推薦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，黃念祖老居士的《大經科註》（《大經解》），他老人家有指定的這些，我才會去看。因為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的根器，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智慧，所以也不敢亂聽，聽了到時候，聽聽那個也有道理、這個有道理，我們聽得可能會心亂成一團，到時候自己也不曉得該怎麼辦，那不是自找麻煩嗎？

所以有一年，這個也二十幾年前了，花蓮淨宗學會請我去，像每一個月都請我去講三天的經。有一次潘前會長他就問我問題，他說他們最近有一個法師到花蓮來講經，講什麼？講日本十念法的，他這個十念，他是把善導大師講的斷章取義，在日本很流行，斷章取義就是說你相信就可以了，你這樣就可以往生了。信願行缺了兩個，只有信就可以了。就像基督教、天主教一樣，你信了就得永生了。實際上淨土宗修學宗旨是信願行三資糧，缺一不可。因此，這個斷章取義，他們聽了也很多問題。然後我去講，才提出這個問題。我說你們就不老實，我說老和尚這個經教這麼多，你不聽，聽說外面一個法師來，大家趕快跑去聽。聽了，如果你不受影響那也沒問題；聽了，你又沒有辦法分辨他講的到底對不對，反而造成困擾，那又何必！那不是自找麻煩？而且這些知見，如果你自己不能夠

去化解，它會在你心裡一直出現，到最後你也不曉得到底怎麼辦。所以他們這些人，有的修到最後，聽這個、聽那個，一下修了小乘南傳的，一下修這個、一下修那個，修到最後，現在也不知道要修哪個法門，我也搞不清楚。這個就是很標準的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，學到最後，聽多了、看多了，自己又沒有辦法去分辨，這個就很危險。這個話要聽明白，不能誤會，這個話也很難講，你一講，人家說，就你師父行，其他法師都不行嗎？你怎麼這麼我慢？他這個質疑不就來了嗎？實際上，這個當中，這些知見，你都要很仔細去分辨，你要去審察，要去審諦。

一些邪知邪見他也是可以用這一套，你只能聽某一個人的，邪師他也這麼要求。你怎麼去分辨？邪師他更是會要求，他怕信徒跑掉。真正的善知識，他不怕信徒跑掉，他不要名聞利養，他只是為了幫助眾生斷煩惱、開智慧，他只是這個目的，他沒有其他的，不為自己，為眾生。所以信眾來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隨緣，各有因緣。人家跑到其他道場去，親近其他法師，那很好，他們的緣，各有因緣，各人遇緣不同。

所以我們要學這個「正見不動」在這個地方，文字是很簡要，但是內容很深廣，如果沒有細講，有時候我們往往也不知道怎麼去把握住這個原則。所以我也是一個例子，一家之言，一門深入。我們師父介紹的善知識我才敢聽，像黃念老、夏蓮居老居士、李炳南老師，他介紹的、他推薦的，我就敢去聽。我現在也多少能夠認識一些，所以一些法師講這些不正確的，我一聽就明白了，他講得對不對。所以電視上很多法師，在家出家都有，你要找到真正善知識，還是你要真得過去世有修，有善根福德因緣你才遇得到，遇到了你才會認識。不然遇到，你也不認識，當面錯過。這個也不容易！人家去親近那些不正確的，我們能說嗎？我們說那是邪知邪見，那

你就慘了。不能說的，這個就各有因緣。所以在講席當中我們講一個原理原則，各人他的體會，各人他接受不接受，那就各人的事情了。所以不要被邪知邪見所動搖，我們要學「正見不動」這一條，一家之言，親近善知識，這個原則我們要遵守，這個對我們修學才有幫助。我們不是說我們自己行，別人都行，行的很多，你不認識。如果他親近哪一個善知識，我們也不要拉信徒，我們也勸他，你好好跟他學，你對他有恭敬心，你就會成就，就是勉勵勉勵，這樣就好。我們再看第二條：

「二、尤其勿復墮在斷常見中。斷常見是古印度一種錯誤的看法。斷見，認為人死如燈滅，死了一切都沒有了，不相信有來世，不相信有報應，這是決定錯誤的見解。常見，人死了，過二十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，這也是錯誤的。」

在古印度，外道當中就有這兩種不同的見解，一種外道他認為人死如燈滅，這種見解叫斷見，斷滅見，人死就像油燈燒盡沒有了，那就沒有了，沒有什麼三世六道輪迴，沒有。人死就死了，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他持這種看法，人死就如燈滅，沒有六道輪迴，沒有什麼善惡報應。持這種見解的人他就敢做壞事，反正大不了一死，反正人都要死的，不如趁還沒有死就大幹一番，持這種見解很容易就做壞事，就是受這種錯誤見解的誤導造惡業。但是如果人死了就沒有，佛也不用講經說法，死了就沒有，講什麼？問題是死了就不得了，是沒完沒了，不是死了就沒有了。所以現在有些人去自殺，不是也是這種見解嗎？這麼痛苦，反正死了就解脫了。能解脫嗎？不能解脫。那是業力，你那個報沒有受完，你自殺死的，下次還要再還那個報，還要繼續受。那就先墮到三惡道去受苦，比人間受的那個苦更慘。這個不知道事實真相，就不知道害怕；知道事實真相，實在很恐怖。所以以為人死就解脫了，就沒有了，大部分

是持斷滅見這種看法。不相信有來世，他也不相信有什麼因果報應、六道輪迴。佛給我們講，這種見解是錯誤的見，錯。實際上是有報應的，六道輪迴。現在我們看到附體的很多，很多往生的人來附體。我們老和尚講，《子不語》、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、《聊齋》，那都是真的。這三本書都是清朝的人寫的，都是真的。我看了這個，我絕對相信，因為我們現在常常做法會，碰到這個太多了，中國外國都有。所以現在看到這些，我怎麼會不相信，我們現在就碰到很多了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怎麼會死了就沒有了？死了這個身體，再換一個身體，不是沒有了，不是那麼簡單的。這是錯誤的。

常見，這又是另外一種錯誤的見解。他認為人死了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，又來投胎做人。他認為人死了會再來投胎，投胎還是人，那條狗死了投胎還是狗，牛死了投胎還是牛，這個也是錯誤的，這不一定。《楞嚴經》講「羊死為人，人死為羊」，那個羊牠的罪報受滿了，牠也會再到人間來；人在人間惡業造多，也會墮到三惡道去當羊。這個才是事實真相，所以這個不一定。常，就是不變的。這不一定的，因為六道，你修善生三善道，造惡墮三惡道，那個不是固定的，根據各人造的善惡業。這又是一種錯誤的見解。這兩種極端的邪見，在古印度就有，到現在還是有，可見這種見解流傳很久了。

這裡講邪見，就是舉出一個代表。除了斷常二見，還有其他的見解，像非因計因、非果計果（見取見、戒禁取見），那個都是邪見。看到牛吃草，牛死了生天，他就學牛吃草，以為吃草就生天了，錯的。那個牛過去世牠有修五戒十善，但是牠也有造惡業，惡業果報先成熟，先受這個三惡道報，三惡道報受完了，過去世牠有修善業，善業這個時候成熟了，牠那個牛身死了牠直接生天，是這個

原因，不是因為牠吃草。古時候印度那些外道也有神通，但是知其當然，他不知其所以然，他看到這個現象，誤會以為就學那個，他說我們來學這個也能生天。錯了！所以非因計因、非果計果，不是那個果報，你認為是那個果報，因果不相應。

第五種叫邪見，邪見是所有一切錯誤的見解，統統包括在邪見。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，一個邪師就有一種邪見，像恆河沙那麼多。我們在這個邪見的稠林裡面，好像捕魚的網密密麻麻，《華嚴經》形容「入見稠林」。「入邪見網」，網就像捕魚那個網，密密麻麻，你很難得有個漏洞讓你逃出去。你入這個見稠林，就是邪知邪見的稠林，就像森林一樣，你進去就迷路了，你就走不出來了。所以「師以知見為體」，老師傳授你這個見，修行你自己去修。見，就指導一條路，給你指點，這個路不能指錯了，錯了他怎麼修也不會有成就。所以以斷常二見來代表所有一切的邪見，我們看經要這麼看，你不能看到只有斷常二見，那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太多了！只要跟佛講的不一樣，統統是邪見。我們再看第三條：

「三、我們的心要住在正知正見，不為社會種種不善的風氣所動搖。」

這一條在現前這個社會，的確有相當難度，有幾個人不受影響？除非你自己遇到善知識，能夠接受善知識的指導，遵守一家之言，你修行好不好是一回事，你知見對不對又是一回事。所以佛在經上講，破戒佛能救，破見佛不能救。破見就是他的見解錯了，錯了很難給他改變過來，他把這個錯的認為是對的，這個比破戒麻煩。破戒，還知道做錯事了，可以懺悔，這個佛還能救，五逆十惡還能救，還可以懺悔。但是知見錯誤了，把錯的當作對的，他就執著他錯的見解，他很固執他的見解，這個佛不能救，佛也幫不上忙。所以我們要知道，有人破戒、沒破見，有人破見、沒破戒，這個都不

一樣。有人戒持得很好，但是他的見解錯誤，是邪知邪見，他的戒律持得很好，這個叫破見不破戒；有人那個戒破了，但是他見解沒破，他見解是正確的。佛說破見他不能救，破戒他還能救，可見得這個正見它的重要性，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。第四：

「四、宇宙人生的真相是因緣果報的現象，世出世間法沒有例外的，說穿了就是因果的轉變、相續、循環，所以它不是常見，也不是斷見。」

轉變、相續、循環，就是變來變去，不一定。這個不是說固定的都是這樣、永遠不變，所以它不是常見，常見是錯誤的；也不是斷見，也不是說死了都沒有了。死了還有，死了只是一個轉變而已，換一個身體、換一個新的生活環境，就這樣。做善事，換的環境比現在好，身體比現在好。造惡業，換的環境比現在差，身體比現在不好。換到三惡道，那就最不好。所以宇宙人生事實真相是因緣果報，這個才是事實真相。所以這個因緣果報都是自己造作，自作自受，不是上帝安排的，也不是閻羅王安排的。所以對於人生事實的真相了解，知道這些因緣果報，因果轉變、相續、循環，它不是固定的。如果固定的，那衰了凡他不能改造命運，固定了命這樣就這樣，那你怎麼改？它能改，就是說明不是固定的。

這個就有現身說法，我們老和尚他也是改造命運的一個實際例子，他壽命只有四十五歲，壽命不長。他們三個戒師兄四十五歲就要走了，前兩個，一個二月走，一個五月走，七月他生病。他是發願講經弘法利生，幫他延壽下來，佛給他延壽的。四十五歲以後不是他的壽命，那是弘法利生，佛用他的身體，用他的發心來弘法利生，來幫助眾生，佛給他延壽的。所以我們師父他年輕時候那個相片，你不會看相算命，也知道他薄福短命相。一看，你感覺怎麼會有福報？短命，沒福，的確是那個相。後來發願講經說法，弘法利

生，他改造命運，延壽比袁了凡更殊勝。因為弘法利生，這個福報大。袁了凡延壽二十一年，本來五十三歲就要死了，後來延到七十四歲，延了二十一年，也不容易。我們老和尚四十五歲，比袁了凡還短命，袁了凡還能活到五十三，他只有四十五。這是真的，因為四十五歲那一年，我就已經聽經聽兩年了。我十九歲，我們師父四十三歲，聽了兩年了。那一年他生病，是在基隆十方大覺寺講《楞嚴》，我跟我弟弟去聽經。所以我們師父講這個事情，我很清楚。當時我們就聽經，怎麼法師突然不來了？後來他病了一個多月又好了，又開始講經，我們去聽，後來他就講出這個事情，我們才知道。

所以這個不是常見，也不是斷見。因果它是相續、循環、轉變的，因此就是這個原理，你才能改造命運。這個改造命運，都已經事實上改造了，那也就是這個理論基礎是絕對正確的，因為以事實做證明了。我們再看第五：

「五、於諸福田歡喜敬養，敬是尊敬，養是供養。田是比喻，田地能生長五穀雜糧；因其能生福，故稱作福田。」

第五條，福田。於諸福田歡喜敬養，敬是尊敬、恭敬的意思，歡喜、恭敬來供養。田是比喻，因為田能夠生長五穀雜糧，因為能夠生起福報，所以稱作田，福田。下面講第六條：

「六、福田有三種：第一、敬田。敬人者，人恆敬之，我們對別人尊敬，別人對我們就尊敬。敬田是以三寶為主要代表。恭敬三寶，要曉得必須把對三寶的恭敬用在對一切眾生。」

這個是很重要的，第一個是敬田。我們三寶弟子，知道恭敬三寶，對人就不知道恭敬，這個不對的。佛教我們要一切恭敬，對一切的人事物都要恭敬，對善人要恭敬，對惡人也要恭敬。你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也表演給我們看，五十三參，五十三位善知識，有三位善知識代表貪瞋痴的，代表逆行的。善財去，也是很恭敬，但是

沒有讚歎，恭敬跟其他五十位善知識是完全一樣，恭敬心完全一樣。這個就是教我們，善人、惡人你都一律平等的恭敬，恭敬心是沒有差別。但是善人，你跟他學；惡人，你不要跟他學就好，不讚歎就不跟他學，但是恭敬都需要，所以對人要禮貌，要禮敬。

所以學習《常禮舉要》，對父母、家裡家人，以及對外面的人事、朋友、君臣等等，也是恭敬的一個表現，對人要懂得禮貌，禮敬諸佛。禮敬諸佛，為什麼我們沒有講恭敬諸佛？用禮，因為禮有分尊卑長幼、親疏遠近，這是古禮，現在人不懂禮了，所以也不見怪，因為沒人教，沒人教不要見怪。所以我們也不懂，現在我們多少學習懂了一點，但是也不能去要求人。現在是亂世，沒有禮。《無量壽經》講「無義無禮」，現在是沒有仁義道德，沒有禮，現在整個世界是這樣。所以人家無禮，我們不要見怪，沒人教！我們學佛了，總是要跟一般人不一樣，他對我不禮貌，我對他禮貌；他不恭敬我，我恭敬他。久而久之，他也會受到我們的感化。就像一個人見你都不打招呼，你常常見到他就笑笑、點點頭，跟他打打招呼，久了他就受到你影響。剛開始可能他罵你幾句神經病，但是久了以後他不知不覺，覺得這樣也不錯。所以恭敬用在對一切眾生，這個很重要。所以現在很多人知道看到法師要恭敬頂禮，看到一般人就很無禮，這個就不對了，應該要一切都要恭敬。

「第二、恩田。恩田是以父母為代表，父母是我們最大的恩人，要知恩報恩，將報答父母之恩的心行用於對一切眾生。」

我們念迴向偈，都要念「願以此功德」，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」。恩田，第一個是父母恩，第二個是師長恩。父母師長，父母養我們的身命，師長養我們的慧命，都要報恩。父母縱然沒有養我們一天，生我們這個身體，我們有這個身體在世間一切受用，也是有父母生這個身體，所以還是要報恩。所以有一些人不知道，



就是說從小就送給人，他也沒有養他一天，他只對他的養父養母報恩，這個當然需要，養父養母很重要，沒有養，你就活不了，但是對生父生母也要報恩，因為他有生這個身體，養父養母才有得養，不然他也沒得養。這是《西方確指》裡面，覺明妙行菩薩他這個開示非常好。所以父母恩，生父生母，養父養母，這個都要報恩，這個恩都很大。師長，長養我們的慧命，沒有師長，我們就愚痴，沒智慧，邪知邪見。所以師長恩，長養我們的慧命，這個恩也要報。報父母師長恩，無非自行化他，這個是真實報恩。第三、國家恩。這個國家對我們有恩，沒有國家，我們可能做難民，這個很可憐，國家保護我們。我們出國得到保障，這是國家的力量，政治的力量。所以這個也要報國家恩。第四、眾生恩。一切眾生跟我們都有恩，我們今天喝一口水、吃一粒米，多少人辛苦！我們也要回饋，所以要懂得知恩報恩。其他的，看到這個我們要感恩。現在我看到我們大樓清垃圾的管理員，我對他們都很感恩。這個工作很辛苦，現在沒人要做。我們不要說我錢給你，給錢你也要感恩；你要錢給人，人家還不做，你不感恩嗎？所以我對這些人都很恭敬的，過年過節我都會包紅包給他們，送一點禮物給他們。所以一切眾生都有恩，所以報眾生恩，就是上報四重恩。

「第三、悲田。我們要盡心盡力的幫助世間一切苦難的眾生，脫離貧困，這需要物質的幫助，但更重要的是教學的幫助。」

悲田就是我們現在講做慈善事業，慈濟的，來救濟一些貧苦，脫貧。脫貧，這個物質的幫助，一般講救急不救貧，貧你沒辦法救他的，你只能救急。救急就是他有急難，現在沒飯吃、沒衣服穿了，你送他吃的、送他穿的，沒住的，蓋個房子給他。這個物質上的幫助，這是一時的，你沒有辦法永久這樣幫助，這個叫救急。你沒有辦法去救貧，救貧要靠教學，你教他一技之長，他有謀生的能力

，他自己就能自力更生，他就不需要靠別人，他就能脫貧了。所以蒼南那個雲師，他說要拜我為師，他自己取個法號莊雲。他很發心，到四川大涼山，那真的是窮的地方還很多，他發心去蓋房子、蓋學校。我說你蓋學校對了，教他們要學習，不然他們就靠人家救濟救濟，自己又很懶惰不做，他怎麼會脫貧？所以這些人，你救他一些物質是暫時的，你要教他學一技之長，教他怎麼去謀生，或者教他耕種，這個是要教學。所以更重要要教學。

以上講福田這三種，我們看到這些福田要恭敬歡喜來供養，這些都是我們修福的一個地方。我們再看第七：

「七、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行教育。孔子教學四個科目：第一是德行。教你做人之道，明瞭人與人的關係，懂得如何做人，教你做好人、做善人、做賢人、做聖人，這是德行教育。第二是言語。所謂口為禍福之門，教你知道說話的分寸。在家庭、在群眾中，知道長幼輩分，對什麼人該說什麼話，這從小就要開始教，所謂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。第三是政事。就是技術、能力的訓練，今天講的職業教育、科技教育。你學會了，將來在社會上有謀生的技能，有發展的條件。第四是文學。那是物質生活富裕後，再提高精神生活的享受。」

「文學」就是文藝，藝術，這個藝就很多，百科都在裡面，各行各業。「政事」就是各行各業，我們過去說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狀元。孔子教學四個科目，第一是「德行」，教做人。教我們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認識之後要懂得怎麼樣做人，教做好人、做善人、做君子、做賢人，最高做聖人。這是孔子儒家，世間法的教學最高到聖人。這個是德行的教育，這是根本。第二個「言語」，這個講話要學，我們現在人沒有學講話，不會講。「我會講！」你不會講，不是你開口說話就會講話。我都不會講。這要學的，你要怎

麼想、怎麼表達，對什麼人你應該怎麼講、什麼樣的口氣，這個大學問。現在學講話，大概是外交官，但是每一個人都要學的，不是只有外交官才要學。現在我們看第八條：

「八、現在的教育沒有前兩條，只有後兩條，所以社會發生問題。前兩條是根本，根本沒有了，看起來就像花瓶裡的花，外表雖然好看，但是沒有根，所以整個社會動搖、混亂。」

那是真的，現在你不要看學校那麼多、學生那麼多，他只有學後面兩條，前面沒有，所以他對你講話很衝，你不要見怪，沒人教他，他沒有道德，他不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不懂得孝順父母、友愛兄弟，那也不要見怪，沒有人教他。所以現在人不好用，每個行業都是頭痛這個問題。現在教育出問題了，就出在這裡，把德行、言語這個根本疏忽掉了，現在根本都沒有了，連提都不提了。這樣科技發展得再怎麼樣，那社會就會很亂。

我早上看到「人間福報」頭版，現在有機器人，做得跟人一樣，這個社會變成機器人的社會。這個也不是好事，也不是好現象，人都懶得做了，讓機器人來做。如果一切都是機器人，機器人煮飯、掃地，那人要幹什麼？就躺在那裡，嘴巴張開就好，到時候機器人就把食物丟到你的嘴巴，你就躺在那裡都不要動。不要一味盲從、迷信這些科技，會給世界帶來動亂不安。

「九、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養，我們能這樣做，就能得到人天尊敬供養。」

就是依照佛在這個經上教我們，我們能夠這樣來依教奉行，你尊敬別人，別人也尊敬你，這是因果報應。你恭敬人，人家也會恭敬你；你供養別人，別人也會供養你，因果循環報應的，因果報應，絲毫不爽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下面這段經文，我們

下次再來學習。